

参考译文：

老朋友天各一方，你心有何感？你是否努力保持联系？有时候写信的事很容易会一拖再拖，总以为明天有的是时间。然而，正如这则故事所表明的，有时我们拖得太晚了。也许读一读这个故事会让你提起笔来。

出租车司机拥有的就剩一封信

福斯特·弗克洛

他准是完全沉浸在所读的东西里了，因为我不得不敲挡风玻璃来引起他的注意。

他总算抬头看我了。“你出车吗？”我问道。他点点头，当我坐进后座时，他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在读一封信。”听上去他像是得了感冒什么的。

“我不着急，”我对他说。“你接着把信读完吧。”

他摇了摇头。“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。我想我都能背出来了。”

“家书抵万金啊，”我说。“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因为我老是在外旅行。”我估量他有六七十岁了，便猜测说：“是孩子还是孙子写来的？”

“不是家里人，”他回答说。“不过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想起来，也可以算是一家人了。埃德老伙计是我最老的朋

友了。实际上，过去我俩总是以‘老朋友’相称的——就是说，当我俩相见时。我这人就是不大会写东西。”

“我看大家写信都不那么勤快，”我说。“我自己笔头就很懒。我看，你认识他挺久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认识了一辈子了。我俩小时候就一起玩，所以我俩的友谊确实很长了。”

“一起上的学？”

“都一起上到高中呢。事实上，我俩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个班里。”

“保持这么长久友谊的人可真不多见啊，”我说。

“其实呢，”司机接着说，“近25到30年来，我跟他一年只见一两次面，因为我从原来住的老街坊搬了出来，联系自然就少了，虽说你一直放在心上。他在的时候可真是个大好人。”

“你刚才说他‘在的时候’。你是说——？”

他点了点头。“前两个星期过世啦。”

“真遗憾，”我说。“失去朋友真不是个滋味，失去个真正的朋友更让人受不了。”

他开着车，没有接话儿。我们沉默了几分钟。可我知道他还在想着老埃德。他又开口时，与其说是跟我说话，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：“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。真的，”他重复道，“我真该一直保持联系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表示赞同，“我们都该与老朋友保持更多的联系。不过总是有事情冒出来，好像就是抽不出空来。”

他耸了耸肩。“我们过去总能抽出空来，”他说。“信

里还提到呢。”他把信递给我。“你看看吧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我不想读你的信。这纯属私事。”

司机耸一耸肩。“老埃德人都死了。没什么私事不私事了。念吧，”他催促说。

信是用铅笔写的。称呼写着“老朋友”，而开头第一句话让我想到自己。“早就想写信了，可就是一拖再拖。”信里接着写道，他常常回想从前两人住在一个街坊时的快乐时光。信里提到些事，可能对司机很重要，比如“那次蒂姆·谢打破窗子，那年万圣节前夕，我们把老帕克先生的大门拴了起来，还有卡尔弗太太老是在放学后把咱俩留下训斥的那阵子”。

“你们俩准是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，”我对他说。

“就跟信里写的那样，”他回答说，“我俩在那个时候能花的只有时间。”他摇头叹道：“时间啊。”

信里接下来的那段我觉得有点凄凉：“信的开头我写着‘老朋友’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这对老朋友渐渐都老了。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也不多了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信里说我们这些人当中留下的不多了，说得一点不错。比如说，每次我去参加老同学聚会，来的人总是越来越少。”

“时间不饶人啊，”司机说。

“你们俩以前在一起工作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，不过没成家时我俩总在一起闲荡。后来，两

人都成了家，就不时相互串门。可最近这二三十年来，主要就是寄寄圣诞卡了。当然，我俩都总在卡上写几句——通常是关于各自家里的情况，不是吗，孩子们在干什么，谁搬到哪儿，添了个小孙子，都是这类事——可一直都没正儿八经地写过信什么的。”

“这一处写得好，”我说。“这里写道：‘你多年的友谊对我非常重要，远比我能说出来的重要得多，因为我不擅长说这样的话。’”我颌首称是。“这话准让你听着开心，是吧？”

司机说了句什么，可我没听明白，因为他似乎哽噎得厉害。于是我接着说：“我也真想收到这样一封老朋友的来信。”

我们快到目的地了，于是我跳到最后一段。“因此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惦记着你。”信末署名：“老朋友汤姆”。

我们在我的旅店前停下，我把信递了回去。“很高兴能和你聊聊，”我将小提箱从车上提下时说。汤姆？信的署名是汤姆？

“我记得你朋友叫埃德，”我说。“为什么他署名汤姆呢？”

“这封信不是埃德写给我的，”他解释说。“我是汤姆。这信是我写给他的，可等我写好得知他已去世了，所以我一直没寄出。”

他神情有点悲伤，似乎想看清远处什么东西。“我想我真该早些写这封信。”

我进了旅馆房间之后，没有马上打开箱包。我得先写封信——而且要寄出去。

参考译文：

我们写作时常常被告诫，脑子里要有读者，笔者所云一定要符合读者的口味和兴趣。但有一位读者特别不该忘记。你能猜出是谁吗？当拉塞尔·贝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时，他自己和别人都感到大为惊讶。

为自己而写

拉塞尔·贝克

从孩提时代，我还住在贝尔维尔时，我的脑子里就断断续续地转着当作家的念头，但直等到我高中三年级，这一想法才有了实现的可能。在这之前，我对所有跟英文课沾边的事都感到腻味。我觉得英文语法枯燥难懂。我痛恨那些长而乏味的段落写作，老师读着受累，我写着痛苦。

弗利格尔先生接我们的高三英文课时，我就准备着在这门最最单调乏味的课上再熬上沉闷的一年。弗利格尔先生在学生中以其说话干巴和激励学生无术而出名。据说他拘谨刻板，完全落后于时代。我看他有六七十岁了，古板之极。他戴着古板的毫无装饰的眼镜，微微卷曲的头发剪得笔齐，梳得纹丝不乱。他身穿古板的套装，白衬衣领扣外的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他长着古板的尖下巴，古板的直鼻梁，说起话来一本正经，字斟句酌，彬彬有礼，活脱脱一个滑稽的老古董。

我作好准备，打算在弗利格尔先生的班上一无所获。学作地混上一年，不少日子过去了，还真不出所料。后半作期我们学出了不少题目供我们选择。像“暑假二三事”那样子，糊乎乎的题目倒是一个也没有，但绝大多数一样的讨厌。一天晚上，我把作文题带回家，一直没写，直到要交作业的时候，才从笔记本里抽出作文题目单粗略看了一下。我像这个题目在我的脑海里唤起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图景。贝尔维尔之夜的清晰回忆如潮水一般涌来，当时，我们大家一起围坐在晚餐桌旁——艾伦舅舅、我母亲、我查理舅舅、多丽丝、哈尔舅舅——帕特舅妈晚饭做的是意大利细面条。那时意大利细面条还是很少听说的异国食品。多丽丝和我都还从来没吃过，在座的大人也是经验不足，没有一个吃起来的得心应手的。艾伦舅舅家诙谐有趣的场景全都重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回想起来，当晚我们笑作一团，争论着该如何地把面条从盘子上送到嘴里才算合乎礼仪。

突然我就想描述那一切，描述当时那种温馨美好的气氛，但我把它写下来仅仅是想自得其乐，而不是为弗利格尔先生而写。那是我想重新捕捉并珍藏在心中的一个时刻。我想重温那个夜晚的愉快。然而，照我希望的那样去写，就会违反我在学校里学的正式作文的种种法则，弗利格尔先生也肯定会打它一个不及格。没关系。等我为自己写好了之后，我可以再为弗利格尔先生写点什么别的东西。

等我写完时已是半夜时分，再没时间为弗利格尔先生写一篇循规蹈矩、像模像样的文章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别无选择，只好把我为自己而写的贝尔维尔晚餐的故事交了上去。两天后弗利格尔先生发还批改过的作文，他把别人的都发了，就是没有我的。我正准备着遵命一放学就去弗利格尔先生那儿挨训，却看见他从桌上拿起我的作文，敲了敲桌子让大家注意听。

“好了，孩子们，”他说。“我要给你们念一篇小品文。文章的题目是：吃意大利细面条的艺术。”

于是他开始念了。是我写的！他给全班大声念我写的文章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全班同学都在听着他念，而且听得很专心。有人笑出声来，接着全班都笑了，不是轻蔑嘲弄，而是乐乎乎地开怀大笑。就连弗利格尔先生也停顿了两三次，好抑制他那一丝拘谨的微笑。

我尽力不流露出得意的心情，但是看到我写的文章竟然能使别人大笑，我真是心花怒放。就在十一年级，可谓是最最后的时刻，我找到了一个今生想做的事。这是我整个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一刻。弗利格尔先生念完后说道：“瞧，孩子们，这就是小品文，懂了没有。这才是——知道吗——这才是小品文的精髓，知道了没有。祝贺你，贝克先生。”他这番话使我沉浸在十全十美的幸福之中。